



## 长脚

□田耀东

这地方的人都叫他长脚，他不但腿长，上半身也长，每天进屋时都得弯下腰，伸出右手护着头。

从盐城兴化来的手艺人住在古镇桃花河的河沿上——最初是夜宿在乌篷船里，白天挑着担子各干各的营生。后来在地方上混得熟了，乌篷船侧扣在河边上，河沿的空旷处用废砖烂瓦叠些墙，或用芦笆竖着、横着，用铁丝扎牢当墙面，屋顶铺上几捆芦柴、稻草，扔几只破缸、坏镬子压风，便定居下来。

泥涂灶都是垒在屋外的，临近晌午黄昏，炊烟就弥散在河面上。刺刺拉拉的炒菜声，玉米糗饭的焦锅巴的香味，便沿着河面传出去很远。

长脚的女人黑衣裤褂，黑布包头，乌黑的长发卷成大大的发髻，用黑线络子绾在脑后，眯缝着眼睛朝着河沿喊——大锅唉！小碗唉！吃……饭啰……

在河里捞蝌蚪的，在树上掏鸟窝的，伏在地上打仗的，捉了虫子再放飞的，在墙角头挖蚯蚓的，辫子梢上落满油菜花粉的，七八个大锅小碗、花儿草儿们，便水淋淋、红扑扑、吸着鼻涕、举着沾满泥土的脏手，从四面八方赶来，坐着，站着，蹲着，捧着铜了铜钉的蓝花大碗大吃大喝起来。

长脚养活一大家子，靠的就是补锅、补缸、补碗，磨剪刀，戗菜刀。——他干的营生太多，既不能叫他补锅补碗的，也不能叫他磨剪刀、戗菜刀的——只能叫他长脚。

长脚起先是挑着担子出门的——一头是风箱、炉灶，一头是磨刀的板凳、磨刀石、凿子、手钻、榔头……

他人长得高大，牵筐子的绳子亦长，一般人挑他的担子只能用头去顶扁担，用肩膀是挑不起来的，但长脚挑起来却很轻松。

扁担已经发了黑，据说是长脚的爷爷传下来的，挑起来颤颤悠悠的，像在波浪上浮游。

长脚干营生从不吆喝——酒香不怕巷子深，谁不知道长脚是干什么的。

哪个地方有多少活计，长脚都是知道的，几天巡回一次，天天有活计，到一处忙一处。夏天担子歇在四岔路口的老槐树底下，蝉在树上唱，槐花开得雪一样白。冬天歇在朝阳的屋檐下，太阳暖暖地照着，小河冻得咋咋地响。刚摆下炉子、风箱，家伙什，还没吸上一袋烟，孩子们就围上来了，这个拉几下风箱，那个瞅几下眼化铁炉，便像燕子一样飞着到处喊，长脚来了！长脚来了！

有人拎着铁锅来了，有人把大缸滚来了，有人捧来了几只碗。铁锅上的鏊锈刮得光光的，长脚举着铁锅朝着太阳看，用小榔头把铁锅砂眼的隐锈敲到实处，确定能补不能补，补几个洞，便就开了炉。

炉子不用点火，是用炉灰焖着的，捅开来，加一铲细煤，呼啦劈啪地拉起风箱，绿油油的火苗便冒出来。不一会儿，炉里铁胆中的铁水就像蛋黄一样红亮灿烂。长脚用两条长腿夹住镬子，大铁钳

把炉中的铁胆夹出来，通红的铁水倒在用牛皮垫衬住的小眼上，一时火花四溅，青烟刺刺直冒。铁水浇满了洞口，用牛皮垫子把铁水抹平——抹得和镬面一样平滑，锅就补好了。

铁胆像半个鸡蛋壳，倒铁水时，长脚左手衬垫子，右手夹钳子，放下铁胆又去趁热抹锅面，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锅补好了，铁胆仍是红的。孩子们感兴趣的，就是倒铁水的一霎那，看好倒铁水，便作鸟兽散。

都说长脚补的锅好，补处不脱落，炒菜铲上去平滑，像新的一样，祖传的就是强！开了炉，总要补半天不挪窝，脸上黑灰斑斓，镬底都叫他娘舅。

家家都有土灶——尺六、尺八、二尺二、二尺四锅，最多的灶上有四只镬子。三代同堂，四代同堂，一家老小十几口人，两只猪，还没吸上一袋烟，孩子们就围上来了，这个拉几下风箱，那个瞅几下眼化铁炉，便像燕子一样飞着到处喊，长脚来了！长脚来了！

补锅最忙的是春节后，蒸糕、炒豆、炒花生，铁锅磨损快，几个小眼漏烟是常事。乡下人信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实在不能用了，才倒扣过来，做咸瓜缸的盖子。

补缸就简单了。水缸、粪缸、咸瓜缸、腌菜缸、米缸……坛坛罐罐裂了一条缝，全得补起来。陶缸侧躺着，用长腿夹住，左手握小凿子，右手握小榔头，在裂缝的两边叮叮当当小心地凿出两排对称的小眼儿，用铁板钉耙牢，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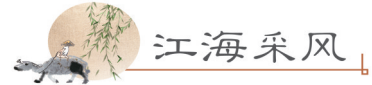
紫红的灰，就又可以个十年八载了。

补碗用手钻打眼，用铜钉加固，一只大碗十八颗铜钉，颗颗都要用心。缸补得多，再拿出几只碗，长脚都不收钱——拿去！拿去！别客气。

风雪落雨，担子就躲在农人家里，一碗热汤，一杯小酒。风和日丽，中午饭随处吃，开炉的时候，余火上烤几块红薯，烘几只麦面馒头，葫芦里有酒，小河里有水，咬几口酸黄瓜。吃好抽几袋旱烟，靠在槐树上在蝉声里打个盹，槐花一朵朵落在头上，几只蜜蜂嗡嗡地催眠，刚闭上眼睛，有人拎着活计又来了。

有时，炉子焖了灰，长脚却不见了，也没人叫唤，也没有人去找，待补的锅缸碗盆就堆在老槐树底下。过了两个时辰，谁家的门吱呀一声开了，长脚脸膛红扑扑地走出来。竹林深处红砖瓦房里，蓝印花布的窗帘掀起一角，露出一双柔情缱绻的眼睛。

日出月落，搁浅在河边的乌篷船朽烂成恐龙的骨架，长脚住进了白墙红瓦的七路头瓦房。补锅、补缸、补碗的活计绝迹了，磨剪刀戗菜刀也只是儿戏。长脚也不挑担子了，骑自行车在十里八村转一圈，仍然不吆喝，仍然在老地方，仍然有小孩子围看着，仍然喊着，长脚来了，长脚来了……



## 情感驿站

### 女儿要出嫁

□郝贵良

“结婚那天的致辞，你不能太煽情，我要把自己美美地嫁出去，不能哭坏我的妆容。”昨天，女儿在电话里友情提示我，语气之柔，让我幸福甜蜜。

“看着你心爱的男孩把你从我身边带走，我得说出自己的肺腑之言呀。要是感动了，你就忍一忍。”我笑着回她，心却早就被不舍浸润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几天一直在忙女儿的婚事，总感觉像在做梦，日子过得幸福而不真实。女儿谈婚论嫁后，男方送来了聘礼，选定了婚期，可我还是觉得距离女儿出嫁这一天太早，太突然，时光匆匆，太过匆匆！

1998年的那个夏天，她像一个美丽的小天使来到我面前。我双手捧着她，她安静地躺在我手心，笑着看我。我惊奇血缘和遗传的神奇力量，她长得如此像我，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好像看到一个迷你版的、从未见过的小我。

我的内心变得柔软，并为之高兴、感动，又生出许多责任。从此，这世界多了讲不完的人生故事。第一次蹒跚学步，第一次笑着拔牙，第一次系着花蝴蝶结去上学，第一次把大红的领奖带回家，第一次参加区“三独”比赛上台弹古筝，第一次在泪眼婆娑中表演跆拳道，第一次到南通电台FM103做播音室主持，第一次背着画袋去杭州国美学画画，第一次到鲁迅美术学院上大学，第一次去日本东京留学时的背影消失在虹桥机场的安检口，第一次在上海参加工作为家人精心挑选礼物……无数个人生第一次，让我和她妈妈全程参与，并拥有太多的骄傲和自豪。

直至今日，女儿拥有健康和知识，性格温柔善良，长得也不错，却要携手她的白马王子，步入新的生活殿堂。这让我既开心又很不舍，开心的是，女儿找到值得托付终身的人，我终于可以放手；不舍的是，她要离开我营造的港湾，去迎接全新的生活。

大家都说，养个女儿就像种一盆稀世名花，小心翼翼，百般呵护，晴天怕晒，雨天怕淋，夏畏酷暑冬畏严寒，操碎了心，盼酸了眼，好不容易一朝花开，惊艳四座，却被一个叫女婿的男孩连盆端走。婚礼当天，女儿出嫁，是不是所有生养女儿的父亲都有这种感觉？实话说，这个泛酸的话题狠狠击中了，我，把一个女儿奴的中年男人的小心思击得粉碎。

好在女儿独具慧眼，给我带来一个颇为优秀的男孩。第一次看到他，是在维景国际大酒店。他手捧鲜花，带着光和自信推门而来。我眼前一亮，心里却一紧，觉得这辈子夺我所爱的男孩终于来了。第一次为他点赞，是在海安高速公路的卡口上。病毒肆虐，寒风凛冽，他身穿白色防护服，站在车来车往的人群中做志愿者。大疫来临，人群退后，他却勇往直前，坚守抗疫第一线。那一刻，我觉得他是这人世间最美的逆行者。第一次被他暖心，是在启东黄金海岸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弯腰跪地，帮心爱的女孩系鞋带。那一刻，我感觉他是全宇宙最美的暖男，让我看到了爱的责任和传承。

历经一年多的交往，我觉得女儿找的夺爱仇家很不错，没有刀光剑影，不见面红耳赤，知感恩，有知识，肯担当，能沉下心过日子。婚礼那天走上红地毯，当我把女儿的手交给他时，我要告诉男孩：我相信女儿的眼光是对的，也相信你的人品和责任，既然鲜花夺爱，就要始于初见，止于终老。

女儿要出嫁，身为入父，除了准备一份嫁妆，我还想嘱托她，美好的婚姻，一半在婚前的选择，另一半在婚后的经营。即便今天嫁了心爱的男孩，你依然是父母的心肝宝贝，爸爸永远在家等着你。

## 家庭电视院

□杨汉祥

时下，只听说居民家中办家庭影院、家庭歌厅之类，从没听说有人办“家庭电视院”的，然而在三十多年前，我父母亲在农村老家就办了一个，而且小有名气，经常看客盈门。当然，这是一桩不收门票，相反要倒贴钱物的买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父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并享受离休待遇。他认定农村空气好、食材新鲜，加上乡间人情味浓，选择回到三余镇农村老家养老。当年他与我母亲回乡时带的行李很简陋，唯有一样是高档品——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在乡下堂哥堂弟的帮助下，屋顶上架起了长毛竹竿支撑的简易天线，室内更换了配电板，电视机很快在父母的卧室里安装完毕。

谁知电视看上了，麻烦事也接踵而至。原来，电视机在当时是稀罕物，尤其在乡下更是难得一见。乡亲们听说我父母卧室里有“小电影”看，涌过来一睹新鲜。从此每到晚上，父母那间不大的卧室被挤得水泄不通，而且电视节目不结束他们都不舍得离开。屋里挤不下，有人就趴在窗口上看，其实当时电视图像比较差，趴在窗口只能看个大概，但看的人却非常踊跃。

这确实给父母带来诸多不便，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父亲毕竟是老干部，很快有了主意。当即请木匠打了一个高脚电视柜，摆放在堂屋一角，然后把卧室的电视机搬到柜子里，接着又找出全家所有能坐人的器具，一一摆在堂屋里。这么一来乡亲们看电视方便多了，而且有点像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大伙儿都戏称这间堂屋为“电视院”。

从此一到傍晚，乡邻们便早早地来看电视，实在没座位的就挤在后边站着看。母亲每晚都要烧一些开水摆在旁边，人们口渴了可以随便喝。邻居张大伯见有人为了不耽误看电视，中途内急竟在场院边上“方便”，他就每天把自家的两只马桶带来供人们应急之用，而他每天散场后也乐得挑回一担免费肥料。村里开小卖部的老朱见“电视院”人气旺，也在那里摆起小摊，做生意、看电视两不误。父亲调侃，这些都是由“电视院”带出来的“第三产业”。

当时电视节目少，到夜里12点左右就没有节目了，许多乡亲因为看兴浓厚都要奉陪到底，父母可不能天天跟着熬夜呀，接着又找出全家所有能坐人的器具，一一摆在堂屋里。这么一来乡亲们看电视方便多了，而且有点像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大伙儿都戏称这间堂屋为“电视院”。

为了让乡亲们看得更加称心，父亲把14寸的电视机换成18寸的，后来换成24寸的，最后干脆换成大彩电。谁知电视机越换越好，观众却越来越少，“电视院”因“生意”逐渐清淡濒临倒闭。父亲说这是好事，说明乡亲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自家有了电视机自然不会再去别人家蹭电视看了。又过了几年，“电视院”关门歇业，而当时热热闹闹的场景一直留在乡亲们的记忆中，同时留下的还有父母对待乡亲们的一片真诚与好客。



## 缅怀曾祖父石敦和

□石羌瑾

今年是曾祖父石敦和诞辰一百周年。

我从小就听爷爷讲过许多关于他父亲的革命事迹。石敦和，一九二三年生，如东县苴镇人。他出生于较富裕的家庭，从小衣食无忧。为了自己的理想，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安逸的生活，积极投身革命。他先后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听老一辈人讲，曾祖父少时就胆大心细，身强力壮，勇猛过人。当时，曾祖父是一名警卫团战士。在反“扫荡”和反“清乡”斗争中，他跟随部队多次参加战斗，屡战屡胜。部队领导见他头脑灵活，作战勇敢，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对他进行了肯定和表扬。一九四六年，曾祖父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儿子，毅然奔赴前线。在一次马塘镇集市街区域的战斗中，敌人用机枪和迫击炮对我军进行疯狂攻击，曾祖父所在部队英勇抵抗，因敌众我寡，跟他一起战斗的同志一大半都牺牲了。但他没有退缩，为掩护同志转移，坚决留在原地狙击敌人，腿部被敌人的子弹打中，血流不止，他强忍疼痛，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身中数枪，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四岁。

每当看到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我就心潮澎湃，自豪感油然而生。虽然英烈已逝，但他们的精神长存于人间。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和奋斗，才会有如今幸福美满的生活。毛泽东说过：“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作为青少年的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没有战火的侵扰，衣食无忧，我们首先应该感谢那些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士。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繁荣与昌盛，进步强大之根本都在于我们青少年，我认为我们的使命，便是积极努力地学习，为祖国的发展出一份力，用实际行动回报祖国，从革命先辈的手里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踏着先辈们的足迹，坚定不移跟党走，不断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恋袁建振

## 笔到眉低处

□周蓉

她的方言系列，当然我看得并不全，零零散散的一些。低眉是如东人，我不知道她对本土方言研究的背后花了多少气力，但我想，一定不会少。否则她不会把如东方言的前世今生写得透亮又缠绵。

她写“杀馋”就是好吃的意思，非常好吃，好吃得没魂，好吃到能把人骨子里的“馋”全都杀掉。

她写“郭刀儿”：“郭”与“刀”这二老，作为有具体指向的实词，在这个无厘头的组合里，都已虚化堕落，几乎同政府官员的表态一般语焉不详，仅用来表音，可以用来替代故事，皮话，笑话。

写“上”：乡下把不孝公婆，不疼子媳，蛮横武义，不懂人事的行为，叫“不上线”。瞧！做什么事都要有一个线的，它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底，我们做事必须要依着这个底，向着这个底。一个“上”字，直观地描绘了人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对于底线和主流价值的追寻，人心向上的力量显露无遗……很主动。

这些，若没有敦实的田野调查与实际体验，没有蹲下身子俯进乡野农田，没有对土语乡音的深情凝望，她不可能把这些看起来土土的字词闲说到“豆瓣瓜架雨如丝”的家常境地，但又透着一股“诸位看官，且听我细细道来”的隐隐自得。

这种“我知道我写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好”的小傲娇，加上“我知道我还不是特别好所以更要更加努力”的些许焦灼，构成了低眉写作时的心理建构。所以她一直在寻求突破，她不满意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她写方言系列写到获奖，写到出书，但她并不打算继续限定在语言文化中，甚至也不打算写语言系列的周边。我曾经以为她会进一步写乡风民俗，写古村镇考察等，但并没有。她转眼又把目光和兴趣放在了植物上。

低眉笔下的植物，并不同于很多人写到的那种作为怡情养性的客观对

“低眉”作为一个文学圈的笔名，可能比知道“李晓琴”的人更多。

低眉的文字怎么个好呢？这么说吧。譬如吃白水煮蛋，有人喜欢清蘸酱油，但对我来说，还是喜欢香菜、蒜末、海鲜汁、小米辣和糖醋叠加的那种。饶盐饶酱五味足。

低眉的文字，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不过我首先欣赏她的，是因为这是一个有明确方向感的写作者。

从她前些年写如东方言系列起，就把目光系统地长久地凝视在生养她滋养她的那片大地上，那些目光甚而都长出了触角，纵横伸向方言土语的文化与情感的深处。

这其实是很难得的。我身边一些写散文的女作家，大多能心有所感，笔到意成，但鲜有人能有计划有目标地对某一项主题或内容进行长久而深刻的关注与审视，将之列为一一年甚至是几年来的写作方向。因为你并不知道这花费了你诸多时间与精力的文字能不能有保存的意义，或者说，它们在你自身的写作谱系中有什么价值。我们大多数人只会感念当下这一瞬，哪怕将之定格成永恒。但低眉偏要推门望月，朝退潮的方向走，往不那么光亮的地方去。

说到底，这是一个有写作野心的女作家。“野心”在当下的汉语词汇里早已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意味着规划、筹谋、方法和途径。写作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自己的野心。你要问我有没有，我当然也会有，但我不敢说，因为我知道自己还不具备跟写作野心相匹配的实力。

但如果你问低眉她的写作野心是什么，她会说，总要在文学历程上留下点什么。这不是我杜撰的，她写师范老师的一篇文章里，她气宇轩昂地宣告过。果然，一个人文字的味道最终也会反映在她的文学理想上。

这些年我看过低眉的不少文章。最有史料价值和乡村印记的，大概是